

# 他为何能与欧阳修比肩？

## ——由“二贤堂”说到菏泽历史名人王禹偁

□张漱耳

### 穷家“磨面儿”才露尖尖角

王禹偁，字元之，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元年(954年)生于雷泽县(今属菏泽)，家境异常贫寒。《宋史》本传中说他“世为农家”。他自己曾在《送鞠仲谋序》一诗中提及贫寒程度时用了“乞丐”一词：“当时未名，以乞丐自给，无立锥之地以息幼累。”

儿时的王禹偁记得被人称作“磨面儿”，他家除了从事农业生产，以为人家磨面粉为生。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，王禹偁勤奋苦读。《谪居感事》一诗这样描述自己的读书情景：“收萤秋不倦，刻鹄夜忘疲，流辈多相许，时贤亦见推。”虽然穷困，但他天资聪慧，自幼好学，很小就显露了文学才华。7岁那年，他随家人颠沛流离来到济州糊口。一天，牵着毛驴给济州郡团练推官毕士安家送面粉，正遇毕士安教儿子对句，遂暂时停下，站在院子里听起来。见他儿子接连几个对答不上，情不自禁地对了一嘴。

毕士安一愣，见对句者原来是王家“磨面儿”，十分恼火，呵斥道：“你这小磨面儿，怎识的文墨？瞎逞能！”接着又对儿子们说了下一个上联：“鹦鹉能言争比凤”。诸子冷场多时，仍对答不上。王禹偁憋着一肚子气，抗声答曰：“蜘蛛虽巧不如蚕！”回击了毕士安。

听罢这一精妙对句，毕士安惊奇不已。他知这小孩家里磨面为生，便叫他作首磨面诗。王禹偁未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但存心里正，无愁眼下迟。若人轻著力，便是转身时。”意即只要心存正气，石磨就会围绕中间不偏不倚，早晚就会有迟迟未到的成果。要是借助援引，定会华丽转身。此诗表面咏磨面，实则喻示自己希望得到提携。

毕士安禁不住拍案叫绝：“经纶之才也。”赞叹之余，也听出了“诗外音”，于是留下他为官署服务，让他与几个儿子一起读诗写作。还带他参加济州的诗会，逢人便夸，故王禹偁很小就声名远播。

两年后，毕士安调任，王禹偁也离开济州，四处游学。有一点需要指出，王禹偁后来写的诗，不乏嗟穷叹老之作。尤其贬谪期间写的《小畜集》，含“薪”“俸”“钱”等字眼的诗多达四十首。说是牢骚也好，自我调侃也罢，“俸钱”成为他的诗歌意象。自古以来，文人都耻于谈钱，他却毫不避讳，自是少见，根源十有八九归于家庭原生之痛。

### 主簿到知县期待“升大用”

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，王禹偁首次应举。由于贫穷原因，他徒步从家乡赶到汴京科考。初试列甲科，不料参加殿试被刷下，他不服上书质询，也无下文。3年后再次赴京考中，初放成武县主簿。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九品小官，主管户口赋税、财政收支及狱讼等事。他游刃有余，处理得有条不紊，第二年就被提升为长洲(今江苏吴县)知县。

长洲原属吴越国，6年前才归附的北宋。境内多沼泽地，水利失修，经济凋敝。王禹偁亲临底层调查，发现全县只有七八千户，每年却要负担钱一万七千缗(一千文铜钱为一缗)、粮十万石的赋税。一些地主还把自己承担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，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。每到征税时节，黎民百姓时常“鞭楚盈庭”，被官府吊打关押。那些取

著名景点滁州醉翁亭北面有三间瓦房，是为纪念被贬滁州的北宋两名官员王禹偁、欧阳修而建的古建筑，名曰“二贤堂”。原堂建于北宋绍圣二年(1095年)，后因台基中部地面下沉、瓦面部分缺损、门窗样式简单等，历代多有修葺翻建。现堂内陈列着二人塑像，手持书卷者王禹偁，手捻胡须者欧阳修。后者乃北宋文坛领袖，广为人知。那么，王禹偁是谁，为什么在“二贤堂”中能够与欧阳修平起平坐呢？



滁州“二贤堂”。

借无门者，往往被迫卖掉孩子纳税。

见不得这种惨状的王禹偁，拿出了全部家底为全县农民代交了一年的税钱。接着组织清查土地，将实际情况上奏朝廷，请求对部分赋税免除。时间不长，百姓便安居乐业。雍熙三年(986年)正月九日王禹偁有记长洲大治情形：“是岁狱讼靡繁，赋调中考，因鳩敛民瘼，评议政体，总而刊之，存诸厅事，待贤者以举之，所谓能言而不能行者也。”

意即是年案件诉讼繁多，赋税征收情况达到了中等水平。通过收集民间疾苦评议县衙，并将内容汇总刻印，保存官府厅堂，等待有才能者进一步推行改进。

一滴水见太阳。王禹偁理政才能可见有多卓越！治理区区一小县，可谓大材小用。王禹偁期望在更大的空间作为。次年他在知县位上写的《寄主客安员外十韵》中，最后两句发出了“何当升大用，吾道始辉煌”的感叹。

### 做了八年诤臣换来三次贬黜

端拱初年(988年)，宋太宗赵光义风闻王禹偁文名，召来面测。王禹偁作了一篇《诏臣僚和御制贺雪诗序》。宋太宗阅后大喜，被任命为右拾遗(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员，列八品上)，稍后兼加直史馆，编纂历史。

第二年，太宗又亲试贡生，召王禹偁赋诗，他一挥而就。宋太宗赞曰：“此不逾月遍天下矣！”意即这赋诗不出一个月就会传遍全国。王禹偁当即官升一级，拜为七品左司谏；兼起草诏令的知制诰。王禹偁自认为遇到了知己明主，“非尽言无以报”，在受封右拾遗的当天，就上奏了《端拱箴》，对宫廷奢侈腐华给以深刻揭露。指出官中“一裘之费，百家之裳”，“一食之用，千人口腹”，实在太挥霍浪费了。他愤怒谴责统治者“聚民膏血”，诚恳规劝皇上应时时想到“室无完堵”，“地无立锥”的天下苍生。

刚刚提拔就引火烧身，太宗甚为尴尬，可一时也不好发作，但对王禹偁原本的好印象打了折扣。

出身底层的王谏官毫无察觉，继续为百姓仗义执言。左司谏位上的第二年，中原

大旱，百姓填不饱肚子，官吏豪绅却花天酒地，王禹偁上疏太宗，请求下诏，除边疆将士，上自皇上，下至百官，一律减少俸禄，救济灾民，并表示自己首先减俸。

如此奏疏，太宗再添几分不快，但为了在天下树形象，念及王禹偁词学敏赡，又一次忍下了。

淳化二年(991年)，庐州妖尼道安告文学家徐铉与嫂通奸，已是大理评事的王禹偁据实审理，查清纯系诬告，本应治罪，太宗却插手干预，下诏赦免。是非分明的王禹偁，据理抗疏，太宗终于不忍了。王禹偁被贬为商州(今陕西商县)团练副使。这是个维护地方治安的散官，主要用于安置谪官员，此是王禹偁首次遭贬。

第二次也是因太宗。“开宝皇后”宋氏是太祖赵匡胤第三任皇后，曾为立其子德芳为帝，阻挠过太宗继位，太宗因此忌恨，软禁她近20年。至道元年(995年)宋氏死后，太宗不让她与赵匡胤合葬，还禁止臣子服丧，群臣心照不宣。王禹偁直言：“后尝母仪天下，当遵用旧礼。”没想到他这私下里的言论随俛毁之风传入了太宗耳中，导致王禹偁第二次以工部郎中贬知安徽滁州。

至道三年(997年)赵光义病故，赵恒即位，是为真宗。新帝将王禹偁召回京都，复知制诰及直史馆。但他在撰修《太祖实录》时，学习司马迁，将编修们的赞誉之辞删去，把太祖的丑闻也如实写上，并对同僚王旦的规劝予以驳斥。第二年王旦升任宰相之后，马上力主将王禹偁贬至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

### 屡被贬文思泉涌“二贤堂”比肩欧阳

三次被黜，看似经历惨痛，但对被贬地来说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即便对他个人来说，也是得大于失。

俗话说，愤怒出诗人。正是屡屡被贬促生的“不平则鸣”，让他文思泉涌，在北宋文学史上留名千秋。

以《全宋诗》及《王禹偁诗集著作编年》为依据，王禹偁诗作共计640首。其中贬谪地的诗为359首，占到一半以上。尤其二贬滁州，总共18个月，奠定了他在诗坛一时首

屈一指的地位，并在滁州人民心目中立下了不朽形象。

王禹偁贬滁州刺史时41岁，已到中年。面对不公平的贬谪，王禹偁没有呼天抢地的悲叹，也没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放浪形骸，作为一个不贪不占不腐的廉洁官吏，他于逆境中自我宽解，在其位谋其政。他体谅民间疾苦，坚持一贯地施惠于民。滁州盛产栗炭，当地百姓千里迢迢把栗炭运抵饶州，供铸钱之用。送炭人翻山涉水，十分不易。王禹偁看到后研究了唐代铸钱炉冶分布情况，飞奏朝廷，请求分监冶铸。朝廷同意了在池州设分监铸钱，路途缩短大半，减轻了运炭之苦。

日常则以带领滁州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为己任，向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。至道二年夏天，滁州大旱，水田干得冒烟，百姓忧心忡忡。王禹偁边处理多年的狱中积案，边与同僚们捐出部分薪俸接济百姓。巧合的是，做完这一切，风调雨顺，下了大雨。父老乡亲用巴楚民歌颂扬他。

王禹偁认为，地方治理官吏是关键。州官的本分在于做事认真而不浮夸，不可贪天功以为己功。根本方法在于因民顺俗，宽简郡政。

“滁民带楚俗，下里巴同音。”滁州百姓保持着当年楚国的风俗，每到丰收时节便聚众歌舞。男女之间无大妨，肆意打闹嬉笑。王禹偁不像以往的太守严令禁止，而是听凭他们狂欢到深夜。

当然，在滁州最耀眼的还是他始倡的诗文革新。他学习白居易平易写实、明白晓畅诗风，宗法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主张，开宋诗革新的先声。他的《唱山歌》《黑裘》不尚雕饰，务去华侈，从生活实际出发，清新朴素，平易朴实；《啄木歌》《秋莺歌》《淫雨中偶书所见》《闻鸱》看似写滁地动物，实则都有隐喻或寓言性质；《答郑褒书》《答黄宗旦书之二》《答张扶书》等更是其古文革新理论的绝妙实践。

《闻鸱》中的退隐和归田意念，是王禹偁滁上诗歌的另一主题，表达最炽烈的是《北楼感事》。通过对名相李德裕的缅怀追思，联想到自己并不委屈，表示“五十拟归耕，何必悬车期”，为自己规划了归隐期限。惜诗人只有48岁寿考，未能践履初衷。

王禹偁治滁州50年后，欧阳修亦被贬来滁。在琅琊山寺，见到供奉的王禹偁画像，他作了《书王元之画像侧》。自称“偶然来继前贤迹……想公风采常如在，顾我文章不足论，名姓已光青史上，壁间坐貌任尘昏。”

北宋初年，允许民众自发为德政者建立祠堂，生祠一度兴起，滁州百姓见王禹偁被欧阳修称为前贤，二人遭际相同，都崇尚诗文革新，就一呼百应建造了“二贤堂”，表达对两位被贬官员感戴之情。

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，王禹偁与欧阳修皆熠熠生辉。论诗歌创作，王禹偁不比欧阳修逊色，散文则被欧阳修超越。欧阳修的影响力，还来自修撰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。欧阳修回归朝廷时，也是48岁，可又比王禹偁多活了17年。17年间，两做知举官，擢拔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，而王禹偁没留下史著，其追随者孙何、张扶等，与欧阳修的追随者无法相比，必然造成了影响力的不同。

不过，在黎民百姓眼里，王禹偁虽系朝中一谏官，但忠于职守，不考虑自己的乌纱帽，倘若他和朝中庸辈同流合污，看皇帝脸色行事，说假话、套话、空话、奉承话，一定也圆通一世晋升大官、富贵长命。倘若这样，会让百姓敬仰吗？怕是早被忘得一干二净，更不会当作贤人永生永世来纪念。